

The book cover is a vibrant red color, decorated with several thin, horizontal black lines. Scattered across the cover are numerous small, five-pointed stars in a dark, muted red or brownish hue. The title '新年的火花'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a large, bold, white calligraphic fon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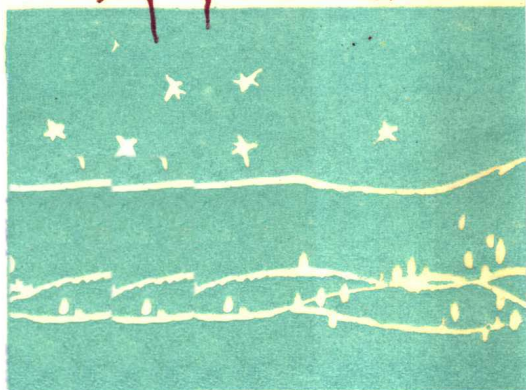
新年的火花

黄
锦
思
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黄锦思 著

新年的火花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 张 凯 帆

责任编辑： 龚 浩

封面设计： 刘 淑 珍

战 斗 的 火 花

黄 锦 思 著

*

安 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·75 插页：1 字数：98,000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1051 定价：~~0.75~~元

0.55

目 录

红军来到咱家乡.....	(1)
参军以后第一课.....	(8)
不倒的红旗.....	(13)
“脚马子”发挥了大作用.....	(17)
鲜花岭战斗.....	(20)
攻克金家寨.....	(25)
活捉岳维峻.....	(29)
扔掉刺刀之后.....	(34)
夜袭桃花镇.....	(37)
吴焕先主任处处关心部属.....	(40)
季指导员的政治工作.....	(47)
护士长张映清.....	(52)
战斗在莲堂山上.....	(56)
我们的好队长徐国顺.....	(66)
机智勇敢的黄毛头.....	(71)
在涂新安家过年.....	(78)
和特务营并肩战斗.....	(84)
张大伯的恩情.....	(89)
怀念高敬亭同志.....	(96)
少奇同志与普通战士.....	(100)

徐海东同志在病中·····	(107)
田部长指挥我们突围·····	(113)
抗大八分校纪事·····	(115)
优秀卫生员王杰·····	(120)
在淮南东分区整风三队·····	(124)
警卫员秦自有·····	(129)
罗占云同志二三事·····	(133)
受降·····	(139)
枣庄外围清扫战·····	(143)
后 记·····	(146)

红军来到咱家乡

一九二八年夏，我还是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。有一天，我到山上去放牛，突然听到十里开外的新集方向炮声隆隆，响了有大半天的工夫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我赶牛回到黄家湾的时候，听到大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。

有人说：“听韩七爷讲，新集那边来了一伙土匪，杀人放火烧房子，什么坏事都干。”

另一个人说：“韩七爷是有钱人，他的话能信吗？我听从新集回来的人讲，他们不是土匪，他们叫做红军。听说这红军是为咱穷人办好事的，他们同有钱人、老财是死对头，专门打富救贫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心中十分高兴，我想：“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军队吗？我倒想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我放牛回家吃过早饭，约了黄锦文、熊毛头，一块去新集看红军。

太阳快到头顶的时候，我们走到了新集镇外，老远见新集围门紧闭，没有人出入。围墙外面有一队队人马在树林里休息；他们头戴八角帽，帽前中央有一颗红五星儿，身穿各式各样的衣服，腰间缠着子弹袋，拿着快枪、鸟枪，有的人拿着大刀、红缨枪，有的人坐着看书，有的人在擦枪，有的在练武，可神气哪！我心想“这哪里象土匪呢？一定是红军！”

凭着这第一个印象，我们三人大着胆子继续向前走去。这时候，他们也发现了我们。一个大个子红军朝我们走来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我们大着胆回答：“放牛的！”

“怎么没看见牛啊！”

我们一时答不上来，他又说道：“小鬼啊！你们不讲从哪里来的，来干什么的，不讲清楚，我可不能把你们当好人呀！”

看他凶，也不象要打我们的样子，我就对他讲了实话：“从黄家湾来的！”

“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呀？”

“听说红军来了，我们是专门来看红军的。”

接着，我们把在村上听到的各种议论说了出来。大个子红军一听，笑了，说：“我们就是红军，你们就看个够吧！看我们象不象土匪。”

我们三人七嘴八舌地问他：“听说你们要打新集，集上大富户曾、刘二家，谁都知道他们是欺负穷人的大老虎，你们要是能把他们打倒就好了。”

我还对大个子红军说：“听我母亲说，我出生不久，我母亲就给曾老财的小孙子当奶妈，把我吃的奶给他的小孙子吃，叫我喝米汤，我饿得直哭。我母亲看了心疼，就偷偷给我吃了一点奶，没想到被曾老财看见了，他破口大骂说‘我雇你来，你吃我家的饭，拿我家的钱，还喂你自己的孩子！’说着，就把我从母亲怀里夺过去，要把我摔死。我母亲哭着把我抢回来。他恶狠狠地对我母亲说：‘如果下次再给你孩子吃奶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’我母亲想，如果继续在曾

家当奶妈，自己的孩子必然要活活饿死。她连工钱也不敢要，当夜就背着我偷偷地跑回家了。这样，才保住了我这条命！”

大个子红军听了我的一番话，说：“你向我们诉这个苦，好呀！等我们把新集打开了，把曾老财捉住，你们穷人来报仇吧！压迫穷人的坏人一定要打倒。”

我们听说要把坏人都打倒，高兴地对他说：“等你们打开了新集，把曾、刘二家打倒了，就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那里有一家大财主韩七，他家有五百石田，还放高利贷，穷人可苦了！大富豪彭颂臣，也很坏，你们也快去打吧！”

大个子红军对我们说：“我们把新集攻开了，上级一定会叫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打土豪的。穷人要团结起来，共同打倒大富豪，才能得翻身。”

我们跟着大个子又向前走，看见了一根很大的木头，很多人围着它敲敲打打，不知在干什么。这时有人向大个子喊：“王班长，不能让他们看大炮。这有什么好看的呢？”这会儿，我们才知道大个子是王班长。

王班长向我们介绍：“这叫檀树炮。把檀树中间挖一个洞，用铁箍把树箍得紧紧的，灌上火药、铁钉、铁片，用火把把点着，向围墙上轰，轰开了，就把曾、刘两家大地主捉住。”我们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还说：“你们在山上放牛听到的轰隆轰隆的声音，就是这檀树炮在显威风哩。”

“哼！木头还能当大炮呀！我们去看看行不行？！”我们向王班长提出了要求。

“行啊，你们看去吧！不过不能靠近它。”王班长马上答

应了我们。

我们走去一看，这根大木头的髓心部分被掏得空空的，树身上有一个洞，炮的周围，堆满了土硝、铁钉、铁片。

我们很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，又问王班长：“你们真的到我们黄家湾去吗？”

“去，哪里有穷人受压迫，我们就到哪里去，我们要组织穷人闹革命哩！”

“好！我们等着你们！”我们三人大声说。
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我和熊毛头提出要回家，但黄锦文说什么也不肯走。他向王班长要求参加红军，不愿意回家了。王班长说：“我还要找连长问问。”

不一会，王班长找来连长，连长见黄锦文身体结实，就问他多大年纪，哪里人，在家是干什么的？

黄锦文告诉连长：“我是杜峰保黄家湾人，十八岁了，父亲早已去世，母亲在韩七家洗衣服，妹妹给人家做童养媳，我给人放牛，家里穷得什么也没有。我看红军好，我想当红军。”

连长担心黄锦文的母亲不同意。我和熊毛头都说：“连长，你收下他吧！过一阵，我们也来当红军。我们回去对他母亲讲讲，说红军好，为穷人办事，他母亲一定会答应的。”

连长笑着对黄锦文说：“你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好，我们收下你！”就这样，黄锦文高高兴兴地当上了红军。

我们一回村，就立即跑到锦文家里，对他母亲讲了 we 看红军的经过，讲了锦文是怎样当红军的。他母亲说：“当红军为穷人做好事，当红军就当红军。当了红军吃得饱，穿得

暖，免得在家忍饥受冻的。”

我回到家中，向二哥叙述了见到红军的情形，二哥点头说：“我在麻城卖盐，就见过红军，红军就是好！”

父亲知道这件事，高兴地说：“怪不得一天不在家！你们可问这红军，他们到不到我们这里来？”

我说：“人家红军讲了，一定要来的！”

打这以后，我常常听说红军到这到那，说红军已经到了鹁子岩，把鹁子岩大寨围住了。这个大寨子在光山县和麻城县交界处，离黄家湾约二十里路。

一天早晨，我放牛回家吃过早饭，就对父亲讲：“我要到鹁子岩去看红军。”“好吧，你去吧！”父亲马上答应了我。

这次同我一道去看红军的共有十多人，其中有黄锦文的母亲、秀章三叔、黄尚存、韩名有、放牛娃宝宝、熊毛头、韩名照。我们一到鹁子岩，只见满山满坡住的都是红军。后来听说他们属于红三十二师。

红军看见我们去的人不少，就派来两名战士向我们作宣传，说：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，是打富救贫的，我们要把富人的田地分给穷人自种自吃，不用交租子，把房屋分给穷人住，也不收房钱，把保长、甲长推倒，苛捐杂税取消，借财主的债也不用还了。乡亲们，你们看好不好呀？！”我们一听，高兴极了，马上同声说：“好！”

这时候，黄锦文听说乡亲们来了，也赶来看我们。锦文同妈妈见了面，又高兴地同我们握握手。我们差不多都认不出锦文的模样了。锦文穿得整整齐齐，灰色的军衣，头戴八角红五星帽子，脚上也穿了鞋子，身上背着快枪，缠着子弹袋，

多么威武神气！

锦文说：“妈妈，你可不要想我呀！红军待我可好啦，也不打人骂人，一天吃三顿饱饭，还学习认字。”

锦文妈妈摸着他的头，说：“孩子，自你爸爸死后，你跟我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，给人家放牛还挨打，就更谈不上读书了，现在你当了红军，交上好运了，有吃、有穿、又认字。孩子，你要好好干，为我们穷人打天下，不要想家，我在家，穷日子能过得下去。”

黄尚存，黄秀章也都要锦文好好干。

我们和锦文见过面后就往回走了。大家一边走一边讲：红军见了我们多和气，我们一点也不怕红军。我对熊毛头讲：“我们那天到新集，好象是专门送锦文去当红军的一样，你看他现在多神气呀！我俩也一定要去当红军。”

几天以后，听说红军打下了鹁子岩，光山南和麻城这两块苏区联成一片，吓得柴山保的韩金山，杜峰保的韩七，五龙保的彭颂臣，有的逃到武汉，有的逃到光山城。他们一个个象拔了毛的鸡，往日的威风都给扫掉了。

红军革命的火炬，在柴山保、杜峰保、五龙保一带，从山上到平原，从集镇到乡村，熊熊地燃烧起来了！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开仓分了韩七、韩金山、彭颂臣等大地主的粮食，夺回了被地主剥削去的财物，摧毁了保甲制度，分了大地主的田地和房屋。

红军宣传队还教我们唱歌：

正月是新年，穷人真可怜，

衣破裤烂，没有衣换。

富人吃得好，鱼肉吃不了，

珍饈美味，白炭火烤。
二月是花朝，军阀逞英豪，
压迫穷人，拥护土豪。
组织清军，到处捉穷人，
抢粮放火，无处安身。

.....

穷汉子彭老四听了这首歌，说：“这歌子就是唱给我听的。我七十多岁了，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，穿的衣服都是这一代传那一代，补了又补，盖的被子就象油渣子一样。我无儿无女，年年过年，都是出外讨米要饭。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

红军在柴山保、杜峰保、五龙保住了两个多月。这时，在光山县东南一带，县、区、乡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，农会、妇女会、少先队、儿童团等组织也先后成立起来了，赤卫军也组织起来了，苏维埃的红旗插遍了柴山保、杜峰保、五龙保的大地。往日的“泥腿子”韩名交当了乡苏维埃主席。我父亲也送我当了赤卫军。

参军以后第一课

一九二九年五月，我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在新兵连受了个把月的军事训练，就被分到鄂豫皖红军第三大队一连当战士，开始了我的战斗生活。

我到三大队不几天，部队就奉命从驻地小河沛出发，去攻打百里开外的云梦县城。

七月的天气，犹如小孩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出发时还是大晴天，走不多久，黑云压来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，同志们浑身上下，顿时湿透，道路泥泞，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。但我们想到这是为了穷人翻身得幸福，谁也不把这点困难放在眼里。

部队当天没有赶到云梦县，晚间宿营在一个村庄里。深夜，大雨仍在下个不停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继续冒雨行军，当部队赶到云梦县城附近时，雨停了。我们忘记了疲劳，只想快一点攻打县城。

不一会，连长命令全连战士集合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，又兴奋，又紧张，只希望早点打响。可是，连长却宣布：仗不用打了，敌军已经在我军到达前的半小时逃走了。但由于仓促逃跑，丢下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品。同时，县城里有几家大土豪也有不少物资没来得及带走。因此，领导上安排部队进城查收军用品，没收大土豪的财产。我连负责没收土豪财产，具体任务进城再分派。

我们很快开进了县城。我们班负责清理一家土豪的财产。我们进去一看，这家的东西真不少：布匹、毛巾、鞋袜、脸盆、衣服、被单，五光十色，应有尽有。我和同志们一起忙着清理、搬运，一面又想起了去年红军初次到我们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。

那是一九二八年七月，红军到了我的家乡黄家湾。红军给贫苦农民挨家挨户送衣物，送粮食，可是一到晚上，东西又送回了原处。原来是这些人担心红军一走，地主会算倒帐。红军摸透了这些人的心思，就一次又一次送东西上门，同时又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如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，组织了乡苏维埃，成立了赤卫队、农会、妇女会、儿童团。这样，穷人终于觉醒了，红军送的东西才敢收下来。

想起穷人首次当家作主的得意情景，我搬运东西的劲头更大了。

天黑的时候，我们根据连部命令，把东西搬进了房东家。晚饭后，班长和一个老同志把没收的东西，详细登了记。然后，他俩到连部汇报清理情况，我和另一位新同志被留下来看家。

在煤油灯下，我看着这些崭新耀眼的物品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心想：从前穷人怕土豪劣绅反攻倒算，现在有共产党、红军撑腰，不怕了。明天，这些东西就要分给穷人了。又想：我现在是红军，给家里人留一些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！因为我家也是穷人啊！想着想着，我就挑了几双漂亮的长袜子、几条毛巾和一双胶鞋、一条裤带。那个新兵见我这样，也拿了好几样东西。

晚上，我睡在床上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想象着家里人见到这些东西时的高兴劲。接着，我好象飘飘然地到了家，家里人拿着我带回去的东西穿着，试着，笑着，夸着。小妹妹爬在我的肩膀上直喊哥哥，老不下去，我烦了，叫道：“你别老扒我！”“不扒你，你能起来吗？”我猛地惊醒，原来是班里同志喊我站岗去。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班长突然生气地叫道：“谁拿了这里的東西了？”

我不以为然地答道：“是我拿的。”

“啊，是你！”

除了昨晚和我一起留下看家的新兵外，班里所有同志都用严肃的眼光望着我，使我意识到问题似乎很严重。

那个新兵也不知措地说：“我——我也——拿了。”

旁边一位老同志说道：“还不快交出来，你们这是违反纪律，犯了错误！”

另一位同志接着说：“太不像话了！……”

七嘴八舌的议论，使我感到身上的血都往脑袋上冲，头一下子好象涨得很大。我转身把昨晚包好的东西一下子扔了过去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。

中饭后，我觉得蹲在班里没趣，便一个人到外面去溜跬。

“小黄呀，你在这儿玩呀！”这是班长亲切的声音。

“我——”一肚子委屈，使我说不出话来。

班长笑了笑，扶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都怪我这个老兵对新兵帮助不够，没讲清楚打土豪归公的道理，不怪你们，从今以后不干这种事，接受教训就行了。”

我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过去我在家，红军分给我们穷人的东西，我家不要，还一次一次硬让我家收下来。现在，我当红军了，这些东西归我们分，我就不能拿一点留给家里人呀！”

班长笑着说：“土豪劣绅的财富都是从穷人身上压榨来的，红军把它夺回来，分给穷人，这叫物归原主。你在家时从不敢收到敢收，这是觉悟提高的表现。但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”

我说：“红军战士！”

“对，是红军战士！”班长的话音开始严肃起来了，“那你就不能把对自己的要求仍停留在当老百姓的水平上。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，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诞生，在劳苦大众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。我们红军战士都要树立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。如果每次战斗每个人都把自己想要的战利品放入个人腰包，这同反动军队和土匪不都一样了吗？”讲到这里，班长加重了语气：“我们红军有自己的纪律，在战斗中缴获的一切东西都要交公！”

“缴获的一切东西都要交公！”我不由地重复了一遍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哩。

班长接着说：“你刚入伍，还不知道，也不懂这条纪律的重要性，不怪你。如果是老同志，问题就严重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拿这些东西是为了带给家里，我家里都是穷人。”

班长耐心地说：“我们当红军、干革命，不仅仅是为了个别的家庭，而是为了所有受苦人的家庭。如果每个红军战士都把想要的战利品带给自己家里，这无论从革命道理上讲，

还是从部队的实际情况讲，都是不许可的。你想想部队天天行军打仗，人人都背一只装满东西、准备送回家的包袱，能行吗？！”

听到这里，我感到很惭愧，说：“班长，你讲得对，同志们批评得对，我以后保证坚决执行这一纪律！”

班长的话象一只无形的手，搬去了上午压在我身上的沉重包袱。

晚上开班务会，班长说：“上交的战利品已经大部分分给了城镇群众，只留下了军用品和部队生活必需品。今晚班务会上，每个同志可以自报缺少什么，上报连部批准，再按情况统一分配。”

我因为做错了事，不好意思再开口，就说不需要。其实，我们每个战士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每人身边有多少东西，就象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。几个同志七嘴八舌地替我报了鞋子和袜子。

第二天，我分到了一双崭新的胶鞋，一双袜子和一袋牙粉，心想：“同样是这些东西，该怎样处理，学问还真不少呢！”

从此以后，我懂得了革命军队打土豪要归公的道理。这是我参加红军以后上的第一课。